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廬 劇

(第十一集)

要 目

双 珠 凤 韓 梨 花

鴛 鴦 泪

賢 良 傳 鷄 骨 記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內 不
部 准
資 翻
料 印

字 数: 141,100字

冊 数: 500本

出版日期: 1959年5月

目 录

双珠鳳	(1)
韓梨花	(25)
鷓鴣泪	(71)
賢良传	(97)
鷄骨記	(123)

双 珠 鳳

盛 先 宏 口 述 本

前 記

明朝。文炳貴、文炳章兄弟二人。炳貴死，妻張氏命子畢正與書僮文來出外討賬。途中遇霍天官女金定。畢正甚愛之，托倪媒婆賣身霍家為奴，得見金定，私訂終身。張氏盼兒不歸，病死。炳章妻吳氏與家人文福私通，并欲謀奪嫂之遺產，乃將文來赶走。畢正后逃歸。霍金定亦女扮男裝逃出。畢正歸家，吳氏與文福設計，藥酒毒死炳章。誣告畢正所害，送入公堂，判為死罪。金定進京中狀元，至洛陽察訪。文什文來與春香告狀，畢正案始清白。返京奏帝，帝令畢正頂妻職。回家將吳氏、文福斬首。文來與春香結為夫婦。

人 物：

文炳貴（簡稱貴）	霍金定（簡稱定）
張 氏（簡稱張）	小 桃（簡稱桃）
春 香（簡稱春）	家 院（簡稱院）
文畢正（簡稱文）	郭宰相（簡稱郭）
文 來（簡稱來）	夫 人（簡稱李）
文炳章（簡稱章）	周 正（簡稱正）
吳 氏（簡稱吳）	陳學士（簡稱陳）
文 福（簡稱福）	四衙役（縣官衙役）
倪媒婆（簡稱倪）	四校尉（學士校尉）

倪汝鳳（簡稱鳳）

家 院（郭府家人）

霍天官（簡稱霍）

文炳貴上

貴：（引）病臥不起，心中悲啼。

（詩）只為討賬染了病，想起文家多倒運。如若病恙不得好，丟下半正受孤丁。

（白）我，文炳貴。只為南陽討賬，受了風寒，陡得病症。請多少醫生醫也無效。不免叫出半正兒商議便了。半正那里！快隨你母親來呀！（半正隨張氏同上）

張：（白）你父得病難醫，為娘時刻心着焦。兒呀！隨我來。老人大病怎樣？

文：（白）爹爹大病可好了一些？

貴：（白）兒呀！

（唱）你母子站在病房等，我把病根說得清。往日得病幾日就好，如今得病漸重不輕。如若病恙難得好，我兒讀書要用心。夫人代兒光陰過，我兒千萬孝順母親。文家本是書香門第，仁義道德兒皆明。為父如有長和短，不能代你母煩神。四書五經兒要苦讀，不要貪懶要殷勤。當年有個蘇季子，懸梁刺股讀字文。讀書吃盡苦中苦，六國封他人上人。正與我兒把話論，煞時間渾身似繩捆……（叫）我兒！（死）

張：（唱）一見老老把命喪，母子二人淚汪汪。無奈才把我兒叫，快到后堂換衣裳。（半正哭下）

（白）老老一死，不免去請炳章二叔將他尸首安葬。（下）（文炳章上）

章：（念）錢多財廣不求人，生意興隆積黃金。可歎膝下無有子，時時刻刻淚淋淋。

（白）我文炳章，只因兄長分居，家務是我一人担待。

（唱）坐在客厅笑吟吟，萬樁事情不求人。我今倒有半百歲，無有兒子接宗根。可恨夫人不講理，講東關西不歸門。萬貫家財虽豪

富，終久被她改干淨。（張氏上）

張：（白）來此小叔家中，待我進去（進門）小叔呀！（哭）

章：（白）嫂嫂。為何這等模樣？

張：（白）只因你兄長病故了！

章：（白）怎麼？我兄他死了？待我們去至靈堂。（二人下）（文來上）

來：（白）奉太太之命，書房去叫李少爺回家。（下）（文畢正上）

文：（唱）爹爹一死身穿孝，無有心思把書瞧。家務一切母執掌，我不辜負父指教。每天三次問娘安，讀書三更用功勞。（文來上）

來：（白）少爺開門。（文開門）

文：（白）書童到此何事？

來：（白）太太叫你回去。

文：（白）母親叫我，想必議論家務。待我前去。（圓場到家）几拜見母親。（行禮）（張氏上）

張：（白）免禮，我儿有所不知，只因你父一死，丟下賬目繁多，尚未要清。現在家道貧寒，心想叫你南陽討賬！

文：（白）孩儿愿去。

張：（白）几呀！你年紀太輕，路途遙遠，為娘放心不下，不免叫文來隨你一陣。文來那里？（文來上）

來：（白）一听太太喚，上前問根原。參見太太。差小人那方使用？

張：（白）文來，叫你隨少爺到南陽要賬。少爺年輕，一路之上要你煩神，

來：（白）太太放心，有小人扭待。待我去办包裹行囊。（下取包袱上）少爺我們就動身吧！

文：（白）是呀！（向母親）母親我們動身了。

（唱）我今南陽去討賬，母親在家寬心放。路途遠來多辛苦，主仆如同一娘養。（張氏遞賬本）忙把賬本接過來，拜別母親到南陽。（文來下）

張：（唱）一見我儿動了身，為娘挂念一片心。將身且把后堂進，我儿回來娘才放心。（下）（文來上）

文：（唱）文来带路赶快走，南阳討賬快回头。南阳路途你知道，一討賬来二看春秋。

来：（唱）少爷言語記在心，千斤担子我担承。正行之間二目看，前边就是店堂門。

（白）少爷，天色不早，我二人不如歇宿一番再走。

文：（白）好，带路。（二人下）（霍金定、小桃上）

定：（白）丫环，带路！

（引）坐綉楼心不爽，无心思綉鴛鴦。

（念）春游芳草地，夏賞綠荷池，秋飲黃花酒，冬吟白雪詩。

（白）我，霍金定。每日高楼綉花，悶悶不乐。心想游玩，无处可去。

桃：（白）啓稟小姐，我到大街买花，耳听人言，問心庵，明日会期，我二人不免前去看会散心。小姐意下如何？

定：（白）丫环此言差矣，象我閨閣之女，私下外出，是不可能的呀。

桃：（白）高堂稟明天官即可前去。

定：（白）丫环带路！

（唱）花草不綉草堂进，稟告爹爹把香焚。轉弯磨角来何快，客厅来此面当存。就对后边一声請，請出爹爹把話論。（霍天官上）

霍：（白）我儿到此何事？

定：（白）爹爹，我听說問心庵会期十分熱鬧。儿心想帶領丫环一同去降香，二去看会。望求爹爹允下。

霍：（白）嗯！我儿閨閣之女，怎能拋头露面。你休要前去。

定：（白）爹爹孩儿看会是假，焚香祝告保佑爹爹身体康泰是真。

霍：（白）这，好！既然如此，儿早去早回。

定：（白）孩儿遵命！（与小桃下）

霍：（唱）我儿庙堂把香降，不由为父喜心膛。人人都說男儿好，我儿金定比男还强。人家男儿送父終身，老夫依靠金定姑娘。（笑下）

（文上）

文：（唱）丢下文来到古庙，会场景致多熱鬧。一对旗杆空中豎，男男女女

女把香烧。四周八方人来往，也有老来也有少。周围景致观不尽，再到庙内看看瞧。（定、桃上）

定：（唱）庙堂景致多热闹，再到花园看花草。丫环带路来得快，花园来此看分晓。那厢红花红似火，这厢黄花长的标。那厢白花赛粉团，这厢牡丹花初打苞。叫丫环上前摘一朵，（文在假山后偷看，忽然一笑）耳听得是何人在发笑！

（白）丫环，花园有人，我们回去。（定与桃下，定慌忙中将头戴珠凤被花枝碰掉一支）

文：（走出，望金定下，无意见珠凤，拾起观看，笑）哈哈！

（唱）奇巧奇巧真奇巧，花园遇见女多姣。小姐生的多好看，如同仙女下九霄。不知小姐有多大，可与旁人把亲交？手捺眉头暗思想，（笑）想起珠凤无价宝。莫非对我有情意，因此丢凤把情交？（小桃上）

桃：（白）哎呀不好，我家小姐珠凤丢了，待我前去寻找。（找介）

文：（白）这位大姐，你在找些什么？

桃：（白）我找我的东西，与你无干！笑话吧！（又找）这……（怀疑地）这位公子，你可拾到东西？

文：（白）我看我的，你找你的，不要多讲话。

桃：（白）这……莫非是他拾去了？（正欲相问，文端正上前阻止）

文：（白）大姐，是我拾到的。

桃：（白）给我吧！

文：（白）没有那末容易。给你不难，这东西是你的？还是谁的？

桃：（白）是我家小姐的。

文：（白）啊！（笑）小姐的！请小姐来，亲自奉还。

桃：（白）调皮东西，我家小姐是霍天官之女，岂能与你陌生男子相会！
呸！（急下）

文：（白）丫环慢走，给你！莫非小姐对我有意，故意将珠凤丢下，做下表記？（思）啊，好呀！

（唱）想必小姐亲未定，丢下珠凤做凭证。大街去把媒人找，好与姑

娘定終身。(下)(倪媒婆上)

倪：(念)老身生來命中苦，廿幾歲死丈夫。沒有多男并多女，只有汝鳳女姪娥。

(白)我，倪媒婆。母女二人，生活難度，全靠賣花做媒為生。今日天氣尚早，不免大街賣花便了。

(唱)迈步走出大門外，手提花籃上大街。匆匆忙忙大街上，(文華正暗上，思念小姐，無意與倪相碰)為何慌忙碰我懷！

(白)你這人走路不長眼！

文：(白)哎呀！对不起你，我有急事在身。

倪：(白)你有什么急事？

文：(白)奉母之命，前來投親。找不到親戚門向，請問你老人家知也不知？

倪：(白)有名就知，無名不曉。

文：(白)莫非她就是媒婆？我不免冒充她的姪兒到此。(轉向倪)老人家請問倪媒婆現在何處？

倪：(白)你與她有親么？

文：(白)她是我的姑母，特此前來瞧看于她。

倪：(白)哦！我並沒有這門親！(細看文，上下打量)哎呀！想必他是托媒的。我不如假裝認下吧！(轉向文)姪兒呀！我就是你的姑母！

文：(白)呵！……姪兒參見姑母。(跪下)

倪：(白)兒呀！免禮，姑母上了幾歲年紀，連親姪兒都不認識。趕快隨我回家。(圓場到家)汝鳳兒那里！(汝鳳上)

鳳：(白)一聽母親叫，上前問根苗。開開門來看，(見文驚喜)母親回來了。兒見母親。

倪：(白)不必如此，那廂見過表兄。

鳳：(白)拜見表兄。(羞介)

文：(白)表妹少禮。

鳳：(白)(調皮地向母)媽呀！表兄遠路到此，想必餓了，我去下點面

給他吃。

文：（白）表妹不用客气，我用过了。

倪：（白）姪儿不要推辞，汝鳳儿快去烧吧！

鳳：（白）是！（欲下又停，偷看文。故意問）媽呀！是下面 还是煮飯呢？

倪：（白）噯！这丫头真噠！快去下面，讓我与你表兄講講。

鳳：（白）（无奈地）是！我表兄长的真不錯。（下）

倪：（白）姪儿多年不见，不知你母亲可好？

文：（白）承蒙姑母相問，母亲身体尚好！唉！

倪：（白）噯！儿呀！看你有什么心思，愁眉不展。向为娘說来，与你作主。

文：（白）不是！（边說边取銀子給倪）我有一事相托姑母。

倪：（白）儿呀！有什么要紧事呵？

文：（白）我今天在庙堂会见了一家小姐。她在庙堂花园丢失一支珠鳳，給我拾来了。据店老板說，是霍府小姐。我心想会她一面，无人穿針引綫。姑母这銀子給你收下吧！

倪：（白）孩子，为娘就專門做媒。这事有我担待。只要依我一件大事。

文：（白）什么大事？

倪：（白）儿呀！你把身上好衣服脫下，前去卖身投靠。只要卖到霍府去做書童，早晚会见到霍小姐的。这样即能成为一对鴛鴦。岂不美哉。

文：（白）就依姑母之見，照事而办吧！大事办成，重重有賞！

倪：（白）好！天气不早，帶你前去。（向內喊）汝鳳那里。

鳳：（白）（內应）来了！来了！（匆忙上）母亲，面下好了，叫兄长去用吧！

文：（白）表妹，不用了，一点儿也不餓。姑母我們快走。

倪：（白）好！

鳳：（白）母亲，你帶表兄那里去？怎么不吃飯就走啦？

倪：（白）（机密地）儿附耳过来。（鳳听之不理，撒气望着）

鳳：（白）母亲你把孩儿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跟你过一生。

倪：（白）这丫头胡说！你在家不要出去，带你表兄上街去去即来。姪儿走吧！（倪引文下）

鳳：（白）唉！好糊涂的母亲呀。

（唱）母亲做事太发昏！不该卖了文書生。汝鳳今年十六岁，母亲未把儿安根。表兄长的人面好，年龄相当定终身。不知表兄可有妻房？母亲不该带他出門！但愿表兄早早回来，暗托终身许他婚。（下）（霍天官上）

霍：（引）为官清正，教化黎民。

（念）头戴紗帽双翅飘，身穿蟒袍腰鞦韆。遍地皆是皇王管，臣保我主做九朝。

（白）老夫，霍天官。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名曰霍金定。每日绣楼描绣花草。后来招一乘龙快婿，老夫有靠。

院：（上白）报大人，倪媒婆到。

霍：（白）啊！媒婆到此，叫她进来，（院引倪进）

院：（白）随我来。

倪：（进门白）见大人。

霍：（白）免礼，一旁坐下。

倪：（白）谢坐。大人恭喜你了！

霍：（白）恭喜何事。

倪：（白）大人前次托我买一家人，今天买一男子，已来在門外，不知可合大人之意。

霍：（白）那書童来了。媒婆，我买書童，有三要三不要。

倪：（白）那三要三不要？

霍：（白）一要一面俊，二要文才深，三要年紀青，这三样要全，缺一样我都不要。

倪：（白）大人你放心，一定合你意。叫来给你看看。

霍：（白）叫他进来。

倪：（白）儿呀那里，随我进来！（文上）

文：（白）好！可行呢？

倪：（白）进来再講吧。（与文进）这廝见过大人。

文：（白）见过大人。

霍：（白）免礼。（細視，笑）哈！哈！哈！果然一表人才。媒婆要多少銀两。

倪：（白）大人，你看他行嗎？

霍：（白）称我心意。

倪：（白）哈！哈！不行我也不帶來呀！銀子不要許多，大人量賞。

霍：（白）給你銀子一百两，你回去吧！

倪：（白）（接銀子欲走）謝謝大人。

霍：（白）慢來！

倪：（白）大人還有何事？

霍：（白）這書童年紀雖輕，我與他素不相識，還要你做保。

倪：（白）這……（看銀子猶豫）好！我就做保。

霍：（白）捺下手印（倪捺印畢）你回去吧！

倪：（白）是！兒呀！你不要急，好好服侍大人。（下）

霍：（白）書童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文：（白）啓稟大人，我叫文畢正。

霍：（白）來到我家，我把你改個名字，叫做霍興家人。從今天就要打掃前堂後院。

文：（白）是！我去打掃花園。

霍：（唱）書童花園去打掃，不由老夫心歡笑。霍興年輕人面好，出言吐語分低高。（笑下）（郭宰相與夫人李氏上）

郭：（引）堂前一古畫，福祿壽三星。

（念）夫妻生來有福份，六十雙壽喜氣迎。今日本是壽誕期，大小官員把我敬。

（白）老夫，郭春明。年高壽長，官封宰相之職。萬歲賜旨回家做壽。今日正是壽誕之日，大小官員定要前來拜壽。家院，府門侍候！

院：（白）是！（霍天官帶文畢正上）

霍：（白）霍興，來此宰相府門，你且站在一旁。家院通報大人，就說霍天官已到。

院：（白）啓稟大人，門外霍大人到。

郭：（白）有請！（迎霍進，文隨進）

霍：（白）霍興，將壽桃壽果呈上。（文獻禮物）今日是舅父壽誕之日，請上受外男一拜。

郭：（白）不要拜了！

霍：（白）那有不拜之理（拜畢坐下）舅父，今日壽誕之日，我买的書童文才甚好，我叫他為舅父母做上一付對聯。

郭：（白）家人既有文才，就叫他做來。如做的好，我賞他銀兩。

霍：（白）霍興與我舅父母好好做上付對聯。

文：（白）好！待我做來。（寫）鼠老烏龜。

郭：（白）哼！大胆霍興！老夫年高壽上，不該把我比作烏龜！這還了得！

文：（白）大人息怒，還有下文分解：鼠；真正宰相，老；老老忠臣，烏；烏紗蓋頂，龜；龜鶴遐齡。（眾喜）

郭：（白）果然是好文才。賞你銀子五兩。

李：（白）霍興再把我做上一付。

文：（白）太太生來不是人。

李：（白）大胆霍興，不該辱罵與我，這還了得！

文：（白）太太息怒，還有下文分解。

李：（白）讓你分解。

文：（白）好似王母下凡塵。（眾笑）

李：（白）你的文才甚好，你就上席飲酒。（眾飲酒介）

霍：（白）舅父大人，壽堂飲酒有些疲倦。花園百花盛開，不免前去觀花散心，舅父如何？

郭：（白）現花甚好，那有不應之理。家院帶路前往花園。（圓場）（眾看花）

霍：（忽见花池有一朵荷花并蒂而开奇怪，白）舅父大人，象现在三月天气，那来荷花开放？真正奇怪！

郭：（白）呵！待我看来。（视介）果然不错。家院将这并蒂莲摘下。

院：（白）是。（下池摘花，交给郭）

霍：（白）舅父大人，这朵荷花开得鲜艳。不免送给你外孙女儿照此花绣上一朵，好也不好？

郭：（白）好！就送给金定吧！（文偷笑）

霍：（白）霍兴那里，将这奇花快快送到小姐楼上去吧！

文：（白）是！（高兴下）

郭：（白）时候不早快回堂前饮酒。

霍：（白）舅父请了！

郭：（白）请了！（众笑下）（文上）

文：（唱）手拿荷花并蒂莲，笑在眉头喜心间。毕正带你楼台上，你要与我說方便。我与小姐会一面，好似荷花并蒂莲。小姐要能把婚允；把你侍俸当祖先。如若小姐不允承，把你抛在阴沟边。欢天喜地楼台去，恨不得飞到小姐面前！（下）（金定、桃上）

定：（唱）那日庙堂去看会，失落珠凤宝和珍。如若爹爹他知道，責罰奴家何人講情！这宝贝我想做聘物，失落宝贝如掉魂！恼悶愁肠楼台等，无有心思绣花名。

桃：（白）小姐不要愁悶，待我与你慢慢寻找。（文上）

文：（白）呵！来此已是小姐楼台，待我上楼去。（上介，桃挡住）

桃：（白）霍兴家人你到楼上去有什么事？

文：（白）我送花给小姐。

桃：（白）送花？给我！

文：（白）给你，不行！我要亲自送给小姐！

桃：（白）你不给我，我不给你上楼！

文：（白）怎么不给我上楼！（文硬上，丫环硬拦）

桃：（白）你不懂规矩！小姐是女，你是男子，你不可进去的。

文：（白）丫环大姐，我奉大人之命，叫我送给小姐。你要不准，我不送

了，我回去了。（欲下，桃急阻）

桃：（白）你不要急，站在一旁，待我稟告小姐，她給你进，就进去；她不准，你呵，一輩子不想上楼！（轉身，文随后闖进）见小姐！

文：（白）见小姐！

桃：（白）咦！叫你不要进来，你怎么进来呢！（边說边推）你快出去！

定：（白）慢来！（桃讓开，定、文相視）家人，你来此何事？

文：（白）我奉大人之命，前来送花。（文暗將珠鳳插在荷花上）將花传与小姐观看。

定：（白）待我看来，（看花上有珠鳳，吃惊）丫环！快去办茶来与家人解渴！

桃：（白）啊唷！叫我服侍他，我不去。

定：（白）不去家法在此。

桃：（白）我說去办嗎！呸！（下）

定：（白）你这家人，到我家有多少天了？你姓什名誰？为何把我珠鳳偷去，插在荷花上面？從实講来！

文：（白）小姐不提珠鳳便罢，提起珠鳳，一言难尽！

（唱）小姐高楼將我問，家乡居住表你听。家住河南洛阳地，文家大庄有家門。爹爹名叫文炳貴，炳章是我叔父亲。母亲张氏年紀大，所生毕正一条根。奉命南阳把賬討，庙堂看会见千金。小姐失落珠鳳宝，是我拾起帶在身。当时小姐出花园，我拿珠鳳回店門。店家說你霍小姐，一夜到亮不閉眼睛。为小姐文章不看，为小姐难奉高堂母亲。为小姐用人来做，为千金飯不想茶不飲。为小姐睡不着觉，我为你骨瘦不象人。为小姐无情苦說不尽，毕正青春未定婚。

定：（唱）听他說話有原因，倒叫姑娘难猜清。站在一旁將他看，果然少年一書生。人說洛阳出才子，公子人才愛坏人。（羞）姑娘年长十六岁，爹爹未把我定終身。有心上前去（停）婚姻允，那有姑娘这样行！回头才把公子叫，多亏送宝到樓門。望公子赶

快下楼去，公子人情記在心。

文：（唱）姑娘叫我下楼堂，不由毕正心发慌。无奈才把高楼下，（停，速回）

定：（唱）公子复回有何情；

文：（夹白）小姐呀！

（唱）小姐休怪我回程，姑娘你心中会知情，恕我說句冒昧話，愿与小姐配婚姻。

定：（羞白）这……

（唱）公子把婚姻事提上前，不由姑娘羞慚慚。有心不肯婚姻配，怎舍得青春美少年。公子不嫌我容貌丑，原与公子配姻緣。

文：（喜白）小姐呵！

（唱）一见小姐将婚允，不由毕正喜在心。上前忙把小姐叫，你拿什么为証凭？

定：（唱）一见公子要証凭，要得姑娘难在心。忙将珠鳳拿在手，送与公子作为凭。叫公子三更回家去，到来春赶功名前来提亲。这是姑娘向你講，望公子莫把我忘干淨。

文：（白）小姐放心。告辞了。（下）

定：（难舍介）唉！（下）（霍天官上）

霍：（白）郭府拜寿把家轉，常把女儿挂在心。不觉行程来得快，自家府門挡住人。（进門坐下）霍兴那里！（院子急上）

院：（白）啓稟大人，大事不好，霍兴家人三更逃走了！

霍：（白）这……大胆霍兴，老夫那舊亏負于你，不該逃走！（思）有了，有倪媒婆为証。家院，前去将倪汝鳳拉来抵押！

院：（白）遵命！（下）

倪：（白）你表兄一去，不要挂念在心，不日就要回来。

鳳：（白）母亲做事不該，为什么不想儿的終身大事！（院上）

院：（白）走！（进門）唉！你可是倪汝鳳？不要多說，随我走！（拉鳳下）

倪：（白）儿呀！

(唱) 为何事把女儿来拉走，老身不明白心担憂。莫非为了文毕正，
霍府闖禍怎干休！(下)(院、鳳上)

院：(帶汝鳳上楼，白)走！进去不准你出来！(鎖門下)(金定与小桃上)

定：(白)只为文毕正，常常挂在心。

鳳：(哭介)好苦！

定：(白)丫环何人叫苦，

桃：(白)待我看来。(鳳喊救命)原来是个女子叫苦。

定：(白)将門开开。(桃開門介，細望心惊)你是何人，在此叫苦？

鳳：(白)唉！冤枉！只为霍大人无故将我拉来！

桃：(白)小姐，乃是你父将她拉来，

定：(白)叫她见我。

桃：(向內叫)我家小姐叫你见他。

鳳：(白)好！(起身见定)参见小姐，救救我吧！

定：(白)这位小姐，姓什名誰？因何在此叫苦？

鳳：(白)小姐，一言难尽！

(唱)我家就本城住，倪家大庄有家門。我名叫做倪汝鳳，母亲媒婆都聞名。只为表兄卖到霍府，无故逃走連累我身。

定：(唱)听罢汝鳳說真情，故意不知道原因。你表兄逃走我知道，你的难星我担承。

鳳：(唱)小姐說話令人疑猜，文公子逃走你想明白？自說公子你知道，我不是外人你說出来。

定：(唱)听她說話多忠誠，不免真話說得清。公子为我卖身投靠，收了珠鳳定下亲。是我将他来放走，小姐不要难在心。今天我把小姐救，我二人不免姐妹相称。

鳳：(唱)多亏小姐說真話，小姐賢德真可夸。不嫌汝鳳家貧寒，結拜姐妹心不二。

定：(白)既然如此，对天一拜。(拜毕)各表年庚。

鳳：(白)我今年十六岁。